

目錄

地圖	10
自序	16
引言	19
背景一：日本蠶食中國	22
背景二：排日事件此起彼落	26
背景三：平津地區的中國和日本駐軍	28
背景四：兩次豐台事件	30
背景五：少壯軍人偏信速勝論	34
背景六：宋哲元左右為難	36
七七蘆溝橋事變	
地點	40
人物	41
事件	43
就地停戰協定	52

主和派 vs 主戰派

中國有「主戰派」和「主和派」	60
日本有「擴大派」和「不擴大派」	62
日本斷然向華北派兵	65
輿論與群眾	71

蔣介石與宋哲元

宋哲元敷衍蔣介石	74
第一次最後通牒	77
蔣介石發表「最後關頭」演說	81

華北事變前的幾件事

日本給南京的備忘錄	88
國共會談	89
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	89
石原提議：向山海關撤退	89
宋哲元表現反覆	91
外交調解斡旋	92

張治中出任京滬警備司令官	93
--------------------	----

事件擴大(一)：華北事變、平津陷落

7月25日：廊坊事件	96
7月26日：廣安門事件	102
7月27日：日軍決定討伐平津	104
7月28日凌晨：東局子戰鬥	106
7月28日早：南苑戰鬥	111
7月28日晚：華軍撤離平津	115
7月29日：通州大屠殺	118
華北在十字路口	123

事件擴大(二)：從華北到華中

蝴蝶效應到上海	128
蔣介石躍躍欲試	130
船津辰一郎與高宗武會談	132
8月9日：大山事件	134

奔向大戰

8月10日	144
8月11日	146
8月12日	147
8月13日	149
8月14日	151
8月15日	154
上海開戰的原因	157

歷史在這裏轉折

大事時序表	163
總評	164
質疑與回應	168

參考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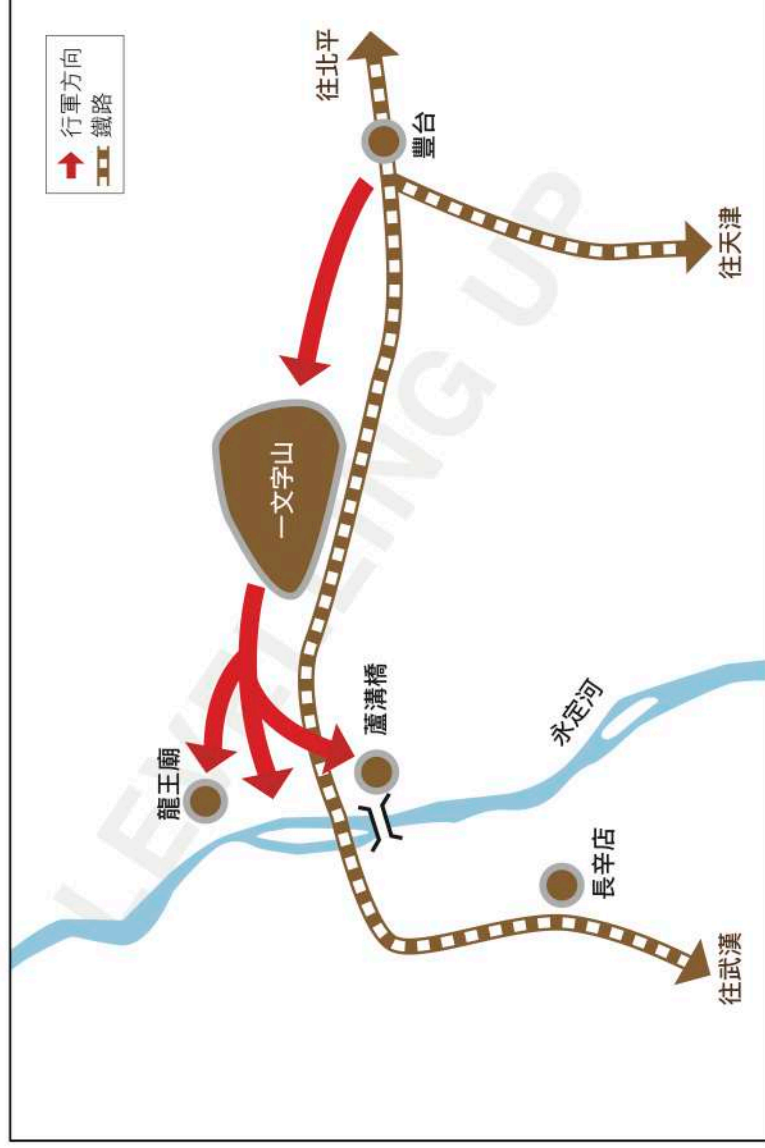


■ 空中俯瞰蘆溝橋。這是一張從日軍偵察機拍下的照片，可見永定河上有兩座橋，左邊是鐵路橋，右邊是蘆溝橋。河對岸是宛平縣城（蘆溝橋城），四方形的城牆清晰可見。

地圖 1：平津地區——七七事變至平津陷落時期



地圖 2：蘆溝橋事變——日軍攻擊華軍



本預覽中省略了一些頁面

背景四： 兩次豐台事件

豐台當年是在北平西南十多公里的一個小鎮，蘆溝橋就在豐台西面三公里處，豐台有個鐵路車站，平漢鐵路和平津鐵路都在這裏經過。

豐台有華軍駐守的營房。在1935年6月《何梅協定》簽訂後，中央軍和東北軍撤離河北省。在1935年9月至10月期間，第29軍軍長宋哲元出任北平衛戍司令，宋哲元命令原駐張家口的第37師駐守北平，師部駐西苑。第37師師長馮治安派吉星文團駐守宛平縣城及其周邊地區，又分派戴守義團的一個營（張華亭營）駐守豐台車站。

日軍在1936年的增兵中，原本打算將軍隊分別派駐到北平、通州、天津一線，俾能拱衛冀東政權。不過由於條約所限，日方駐軍必須在鐵路沿線，於是中國駐屯軍沒有在通州駐軍，卻將一個大隊（營）派駐在豐台東端。中日兩國在豐台的軍營只是相距

400公尺。日軍進駐豐台，中方認為是日軍企圖在戰略上遮斷和包圍北平，惹來中方不滿。

在平津地區的中日駐軍相當分散，雙方下級士兵有很多機會直接接觸，容易發生摩擦。起初雙方駐軍相安無事，及至1936年夏秋，情況逐漸緊張。偶爾在士兵三五成群閒逛時，遇見對方人數較少，就摩肩撞臂，拳打腳踢，造成毆鬥事件。士兵毆鬥尚屬小事，較嚴重的是，日軍作為外國軍隊駐屯中國舊首都，隨便增加兵力，設置兵營，而且在並非演習場的田地或草原旁若無人地演習，引起中國軍民不滿。後來更發展至日軍在演習時，竟以中方軍隊為假想敵，並作衝鋒態勢；中日兩軍甚至會開火互相射擊。形勢日漸緊張。兩次豐台事件就在這樣的背景發生。

中方版本

1936年發生了兩次豐台事件，中日兩方對事件的敘述有所矛盾。現在先敘述中方的版本。

根據中方第37師第110旅第220團的團長戴守義的回憶錄，³情況如下：

第一次豐台事件發生在1936年6月。日軍整個大隊（全營）出動演習，他們的散兵線衝入中方的步哨線，日軍的側翼有幾匹軍馬侵入中方的步哨線。中方的步哨長和

3 參戴守義，〈七七事變前北平豐台駐軍與日軍衝突經過〉。收錄在：戴守義、秦德純等，2010，《七七事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頁178。

哨兵加以阻攔，幾乎動武，日軍撤回。日軍大隊長通知中方營長，日軍的軍馬跑到中方的隊伍來了，要求中方立即送回，否則會以武力相對。張華亭營長說查無此事，向團長報告。戴守義團長對他說：「保衛國土是我們的天職，維護交通亦責無旁貸，日軍膽敢進犯，堅決回擊，寸土不讓。」張營長通知日方大隊長說：「並沒有日軍的軍馬跑來，並指出這是日方故意偽造藉口，無事生非。」日軍中國駐屯軍司令部要求中方駐守豐台的部隊撤走，遭到中方拒絕。

「第二次豐台事件」發生在1936年10月，日軍一個大隊向華軍張華亭營攻擊，並且以猛烈炮火破壞華軍的工事。馮治安師長命令戴守義團長率領團主力（第一營和第三營）跑步趕到豐台，對日軍進行包抄。日軍見形勢不利，逐步撤回原防。華軍見戰事終止，亦退回西苑。

其後，第29軍軍長宋哲元不願見到事態擴大，答應日方的要求，撤走在豐台的華軍，另外調派石友三的冀北保安旅陳光然團的一個營到豐台接防，華軍撤回西苑。⁴

日方版本

日本方面的敘述頗有分歧。

「第一次豐台事件」是在7月26日，大約20名中國士兵侵入日方的兵營進行威嚇。⁵「第二次豐台事件」是在9月18日，正值滿洲事變爆發五周年。當天，日軍的一個中隊和華軍的一個連各自自行軍時，在豐台車站前交錯而過。這時候，兩軍的殿後兵，不知何故發生爭執，在中隊後面騎馬的小岩井光夫中尉闖進中國軍隊人群裏頭，由於華軍士兵打了馬的屁股，爭執更為擴大。隨後日軍包圍第29軍的營房，雙方對峙了一個晚上。⁶其後，中方道歉並處分有關人員，第29軍退出豐台，事件就此解決。⁷

容真曰：

1. 中日兩方的敘述可謂南轅北轍，兩者的分歧大到令人以為他們是在敘述兩件完全不同的事。現將兩者並列，讓讀者自行判斷。
2. 請讀者留意，不論是按照華版或日版，豐台事件的結局，都是第29軍退出豐台，由親日的石友三部隊冀北保安旅的一個營接手駐防，⁸事件就此解決。這與「七七蘆溝橋事變」有相類似之處，下文詳述。

4 同上，頁178-179。

5 防衛廳編纂，《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上）》，頁285。

6 同上，頁285。

7 藤原彰，《解讀中日全面戰爭》，頁72-73。

8 戴守義，〈七七事變前北平豐台駐軍與日軍衝突經過〉，《七七事變》，頁179。

背景五：

少壯軍人偏信速勝論

根據韓立才（時任冀察綏靖公署軍務處科員，綏靖公署主任是宋哲元）的回憶錄，在「七七事變」之前，第29軍軍部裏的情況：

「青年軍官絕大部分都是速勝論者，他們說：日軍的常備軍只有幾十萬，我國的軍隊有兩百多萬，儘管他們的軍隊素質好，裝備好，但作戰經驗不夠。我國的軍隊在內戰中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又是在國內打仗，天時、地利、人和，皆對我軍有利。日軍勞師遠侵，補給困難，語言不通，情報不靈，困難重重，用不了一兩年時間就會被拖垮。他們還談到：中國這麼大，把日本全部軍隊都擺到中國來，一個縣能有幾個日軍？日軍佔領的地方越多，他們背的包袱就越重，遲早會被收拾掉。聽到這些議論，我

（韓立才）也覺得有道理，認為中日戰爭遲早要打起來，早打比晚打強。」⁹

就是這一種樂觀情緒，使到華軍敢於挑戰日軍。

「（1937年）進入六月份以後，日軍幾次在北平城郊演習，第29軍就和他們在同一時間演習。值得一提的是，日軍在那個地方演習，第29軍就在日軍演習地點的兩側演習，我們一些同事把這種演習叫做『夾肉燒餅式』的演習。就是說，不論日軍在哪裏演習，第29軍都要把他們包起來，要演習就演習，要打就打。」¹⁰

9 韓立才，〈七七京華津浦見聞〉，《七七事變》，頁351-352。

10 同上。

背景六：

宋哲元左右為難

宋哲元因緣際會，取得冀察兩省和平津兩市的地盤，對此，他是十分珍惜的。他固然不願意與日軍發生衝突，但又不能毫無限制地接受日本的要求。「西安事變」之後，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態度轉趨強硬，同時中國的輿論傾向於抗日救國。故此，凡是背離抗日救國的對日讓步，都會危害宋哲元的地位。尤其是第29軍的中下級官兵，大都傾向抗日救國，使到宋哲元更加為難。

1937年以後，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更加興旺。可是日本的中國駐屯軍漠視這一發展，向宋哲元要求取得「德州～石家莊」鐵路的建設權和張家口龍煙鐵礦的開發權。德石鐵路的作用，是以最短的距離，把煤炭和棉花運輸到天津和塘沽口；而察哈爾省南部的龍煙鐵礦，則擁有優質的鐵礦石，正是日本資本家求之不得的資源。盤旋在日本強硬索取利益和中方期望恢復主權之間，宋哲元感到左右為難。在1937年5月底，宋哲元回到故鄉山東省樂

陵原籍間居，對外聲稱為先父修墓。就在宋哲元不在平津的時候，發生了「七七事變」¹¹

容真曰：

在此歷史時刻，宋哲元選擇了逃避。把北平丟給秦德純、馮治安等盲動蠻幹型軍人。

11 藤原彰，《解讀中日全面戰爭》，頁75。



■ 七七事變後日本人拍攝的蘆溝橋。



■ 宛平縣城的守軍出城。

七七 蘆溝橋事變



地點

蘆溝橋在北平城西南偏西大約16公里，是永定河上一座有800年歷史的古石橋。永定河古稱無定河，唐詩有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永定河流到宛平縣境內，河底長滿蘆葦，故稱蘆溝。蘆溝古石橋兩側的石欄杆，立了280多根大理石石柱，柱頂刻有姿勢各異的石獅子。東岸橋畔樹立了一塊石碑，上有清乾隆皇帝親撰的「蘆溝曉月」四字。據說馬哥孛羅的遊記中也曾提及此橋，因此蘆溝橋又稱馬哥孛羅橋。

古石橋的東岸有個小圍城，它也叫做「蘆溝橋」，因它同時是宛平縣政府所在地，故又稱宛平縣城。在宛平縣城內駐有第37師的一個營（相當於日軍的一個大隊）。古石橋以北有一座鐵橋，平漢鐵路由此經過。在宛平縣城以北約一公里處是龍王廟。豐台就是在宛平縣城以東大約三公里處，日軍在豐台駐有一個大隊。

「七七事變」就是發生在宛平縣城及其周遭地區。

人物

中國方面

姓名	軍職	文職 / 備註
宋哲元	第29軍軍長	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事變時身在山東樂陵原籍
秦德純	第29軍副軍長	北平市市長
佟麟閣	第29軍副軍長	陣亡
馮治安	第37師師長	河北省省長
張自忠	第38師師長	天津市市長
趙登禹	第132師師長（駐在河北省南部河間、任丘一帶）	陣亡
劉汝明	第143師師長（駐在張家口）	察哈爾省省長
何基澧	第37師110旅旅長	
吉星文	第37師110旅219團團長	
蘇桂青	第37師110旅219團團附	事變當晚身在宛平縣城
金振中	219團（第3營）營長	蘆溝橋 / 宛平縣城守軍
王冷齋	談判代表	河北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宛平縣縣長
林耕宇	談判代表	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專員
周永業	談判代表	冀察綏靖公署交通處副處長
洪大中	-	宛平縣政府秘書 (後暫代宛平縣縣長)

註：當時第29軍轄下有四個步兵師，總兵力大約有10萬人。

日本方面

姓名	軍職	常駐位置 / 備註
田代皖一郎	中國駐屯軍司令官	天津/ 病亡
香月清司	中國駐屯軍司令官	天津/ 7月12日繼任
橋本群	中國駐屯軍參謀長	天津
河邊正三	旅團長	北平/ 後來當上「緬甸方面軍」(即擔當緬甸方面之作戰的日軍) 司令官
牟田口廉也	聯隊長 (第1聯隊)	北平/ 屬於蠻幹猛進型的軍人, 後來在印度發動英帕爾 (Imphal) 戰役
一木清直	大隊長 (第3大隊)	豐台
清水節郎	中隊長 (第8中隊)	豐台
志村菊次郎	新兵	行方不明士兵 (即失蹤士兵)
今井武夫	公使館武官	駐北平公使館武官輔助官, 直接受參謀總長的指揮, 實際上是北京陸軍武官室長, 負責與中方交涉
松井太久郎	特務機關長	北京陸軍機關, 又稱北京特務機關, 隸屬中國駐屯軍司令部, 職能是聯絡和指導冀察政務委員會
寺平忠輔	談判代表、特務機關輔佐官	
森田徹	聯隊副 (即聯隊副隊長)	
櫻井德太郎	談判代表、軍事顧問	第29軍的軍事顧問
齋藤	談判代表、秘書	

註：中國駐屯軍轄有一個旅團，1937年時的總兵力大約有5,000多人。

事件

中方版本

中國和日本兩國對「蘆溝橋事變」的敘述頗有出入，筆者先介紹日方覆述的中國版本，而這個版本跟第29軍副軍長、北平市長秦德純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的陳述，以及《蔣介石傳》¹²和《抗戰簡史》¹³的記載是一致的：

「民國26年（1937年）7月7日夜11時，駐豐台日軍一部於宛平城外蘆溝橋附近以夜間演習為名，藉口一名日軍失蹤，由日軍武官松井率領部隊要求進入宛平城內進行

12 施羅曼、費德林史坦合著，1985，《蔣介石傳》。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3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軍訓用書編印委員會主編，1964，《抗戰簡史》。台北：教育部軍訓處。

搜查。當時我駐蘆溝橋部隊為第37師第219團吉星文部的第3營金振中部隊。時值深夜，將兵正在熟睡中，對日軍要求當然予以拒絕。日軍立即包圍蘆溝橋。以後，雙方同意派代表到現場進行調查。然而日本方面所派的寺平輔助官仍然要求日軍進城搜查。我方未允。日軍在東西兩門外開始炮擊，我方未予還擊。及至日軍發動正式攻擊，我守軍為了正當防衛，才開始抵抗。雙方均有傷亡。」¹⁴

容真曰：

1. 讀者會否覺得以上的版本似曾相識？不錯，它跟1936年6月發生的第一次豐台事件幾乎同出一轍，只不過上一次是走失軍馬，今次是走失士兵。
2. 筆者並不認為以上版本就是事實的全部。但是這個版本非常重要，相信它就是當年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告訴國民的版本，因而挑動了全國的民族主義情緒。

有關當日的談判和調查，時任宛平縣縣長王冷齋的回憶錄提供了雙方交涉過程的細節，有如下記載：

「1937年7月7日夜間，日軍又在蘆溝橋附近演習，十一時左右忽有槍聲數響發於宛平城東門外，城內守軍當加以嚴密注意。十二時後北平市長秦德純來電話對我說：『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向我方提出交涉，聲稱有日本陸軍一中隊在蘆溝橋演習時，彷彿聽見由駐宛平城內的軍隊發

出的槍聲，使演習部隊一時紛亂，結果失落日兵一名，日本軍隊今夜要入城搜索』等語，已經我方拒絕，究竟真相如何，迅即查明以便處理。我接到電話後，就通知城內駐軍營長金振中切實查詢各守兵，經查明我軍並無開槍之事，而且每人所帶子彈並不短少一枚，更可證明。另一方面，我又令警察在各處搜索，也未發現有所謂失蹤日兵的蹤跡。我根據這事實向市政府報告後，奉命前往日本特務機關部與松井談判，聲明我方並無開槍之事，並拒絕日軍進城的要求。」¹⁵

雙方為免事態升級，決定第一步先由中日雙方派員同往宛平城調查，等調查情況明瞭後，再商談處理辦法。中方的代表是河北省行政督察專員兼宛平縣縣長王冷齋、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專員林耕宇和冀察綏靖公署交通處副處長周永業。日方的代表是綏靖公署顧問櫻井、日軍輔助官寺平和秘書齋藤。談判代表進入宛平城之後，調查（談判）期間，雙方開火，發生了激戰。¹⁶

14 防衛廳編纂，《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上）》，頁304。

15 王冷齋，〈蘆溝橋事變始末〉，《七七事變》，頁192。

16 同上，頁192-193。